



冯宁版《金陵图》中的金陵城南门瓮城



冯宁版《金陵图》中街景，走索艺人吸引了市民围观

南京版“清明上河图”背后的秘密

遛娃、念书、喝饮料、聊八卦、看热闹、讨生活……原来宋代南京人也这么过日子！

近日，著名作家薛冰《南京城市史》一书新版首发，原作长达十米的传世名画《金陵图》以附本形式收录其中，逼真再现宋代南京市井生活。

《金陵图》被喻为“南京版清明上河图”，自去年该图数字艺术展在德基美术馆与公众见面，引发持续关注。此次收录，是该图首次以大众图书形式亲近读者，薛冰以历史学家的严谨和文学家的诗意，引导读者一探名画奇趣。

现代快报+记者
白雁/文 牛华新/摄

10米长卷，宋代金陵繁华扑面而来

清代宫廷画师冯宁的《金陵图》，画卷纵35厘米，横1050厘米，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和极为细腻的写实笔触，再现宋代金陵的乡野景色和秦淮市集。图卷共绘有人物形象533个，动物90只，车马轿舆24乘，商铺宅院40余处。

画卷自右向左，以两座城门为界可以分为三个部分，中间部分是城墙内的繁华街市，左右两端是城墙外的乡野风光。

据薛冰考证，右侧城门是当时的金陵城南门，即今天的中华门前身，城门之外护壕上横跨的，则是有名的长干桥。南门外仍有市井延续，相当于今天的西街一带。由此继续向南，是雨花台丘陵余脉。

左侧城门并列着陆门和水门，陆门是龙光门，又叫龙西门，即今天的水西门。水门是栅寨门，当时的秦淮中支从这里出城即入长江。城门外水面宽阔，江岸边山石起伏，即清凉山余脉。

画面中间部分，即今天的门西地区，是自东吴到宋代延续千年的商业文化中心。画面上主要描绘的是秦淮河与凤台山之间的繁华市井，其中有饭馆、面店、酒肆、茶棚、粮铺等，还有学堂、书舍、街头杂耍等。商铺内外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工具，例如饭店里有灶台，酒肆里有蒸馏炉，操作人员正在忙碌。街巷之中，男女老幼、贩夫走卒，各色人等熙熙攘攘；遛娃、念书、喝茶、聊八

卦、看热闹、讨生活，各种生活场面如身临其境。

通观全图，薛冰认为从城市建设角度看，最值得研究的是南门。“与我们看惯的明城墙内瓮城不同。金陵城南门采用了外瓮城，设计成半圆形，有如半个水瓮。这应该就是‘瓮城’得名的由来，而且可能是现存最早的瓮城实景图。更为巧妙的是，瓮城从外部看只是个简单的半圆瓮，但内部实际是两道三门的防御设施，从隔墙和城墙上可以有效打击进入的敌人，易守难攻。”

此外，南门外的羊马墙，也是一个亮点，“文献中关于羊马墙的记载都很简略，只知道它位于城墙和护壕之间。从冯宁《金陵图》可以看到，不仅城墙与护壕之间有一道羊马墙，护壕对岸还有一道羊马墙，可以阻碍敌人渡越护壕。从墙与人的比例看，羊马墙高在两米以上，是难以攀越的砖墙。”

一而再再而三，乾隆令人三仿《金陵图》

《金陵图》不止一幅，冯宁《金陵图》也并非原创。

原本《金陵图》从何而来？要从清乾隆三十年（1765）说起。当年，乾隆帝第四次南巡，驻跸江宁（今南京）期间，他游览栖霞山、灵谷寺等名胜，饱览旧都秀色。乾隆继续明确向江南汉族士人示以怀柔，亲自到明孝陵祭奠洪武帝朱元璋，并命追谥建文帝“恭闵惠皇帝”。

在江宁期间，他还得到了《宋院本金陵图》卷。乾隆很喜欢

这一卷描绘金陵风俗民情的长卷，在画卷引首题诗六首：

王气埋金秀且雄，六朝文物擅江东，试看负贩輿台辈，都有谢颜徐庾风。

笔妙得神已去形，高楼斜矗酒旗青，桂枝香咏临川好，遗曲犹闻唱后庭。

佳丽东南信莫俦，胜朝犹自建都留，赵家歌馆宁相让，别有轻烟翠柳楼。

琼窗绮榭簇勾栏，密意酣情各锦欢，官妓遗风自唐宋，政成何体污衣冠。

几经富庶几离乱，富庶欢娱离乱愁，只有秦淮一片月，溶溶无意见千秋。

画品称纤出内家，九衢万户斗豪奢，秣陵五国天渊隔，一例东京录梦华。

诗歌咏史喻今，既有对眼前美景的激赏和咏叹，又充满统治者睥睨天下的自得与豪情。其中第二首，乾隆巧妙化用宋代王安石《桂枝香》词与唐代杜牧《泊秦淮》诗中意象，更是将这种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。

也正是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，乾隆此后多次命令宫廷画师仿画《金陵图》。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）、五十六年（1791），谢遂、杨大章先后完成仿宋院本《金陵图》各一卷。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），冯宁以杨大章版《金陵图》为对象，完成仿宋院本《金陵图》。

在经过两个世纪的流转之后，如今三个版本的《金陵图》都幸运传世。其中，谢遂版与杨大章版收藏于中国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，冯宁版《金陵图》则在几经辗转后回到图卷所绘的城市南京。

《金陵图》回归金陵，是南京文化史上值得书写的美谈。

有惊无险，冯宁《金陵图》200年流传有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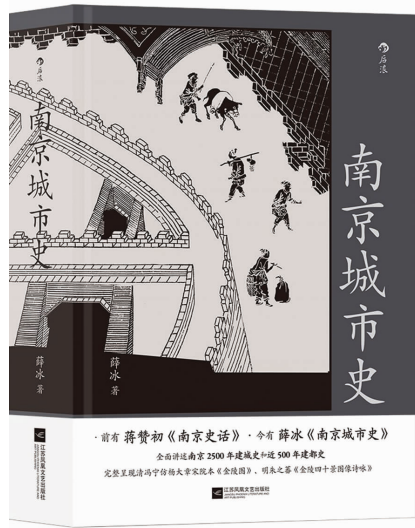
冯宁版《金陵图》自问世之后经历了什么？又是如何从宫廷走向民间？图卷和手卷上的鉴藏印，透露了部分信息。

画卷完成后，先是收藏于乾隆“三希堂”书房；嘉庆二十一年（1816）《石渠宝笈·三编》成书，画卷被收录其中；此后，冯宁版《金陵图》一直深藏宫中，嘉庆皇帝和宣统皇帝都曾把玩并钤印。

末代皇帝溥仪逊位后，继续居住在紫禁城。其间，溥仪受外籍教师、英国人庄士敦的影响，产生了留学的想法，但由于满清遗老的反对未能成行。溥仪找到弟弟溥杰商议对策，他们将眼光投向了宫中的珍宝，想卖掉其中部分筹备经费。随后，溥仪以赏赐为名，委托溥杰将大批珍贵字画古籍带出宫。

这些字画古籍被运到天津，保存在租界，其中就有冯宁《金陵图》。据溥仪回忆，此外还有王羲之、王献之、钟繇、怀素等人真迹，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原稿，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等。伪满洲国成立后，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又做主张，将这批文物都运到了东北。

1945年日本战败，8月伪满洲国灭亡，溥仪仓皇出走，冯宁版《金陵图》在战乱中几经辗转，被东北爱国银行家彭贤及其后人保护起来。2015年，《金陵图》被南京的德基美术馆收藏。



《南京城市史》

薛冰 著
后浪/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2022年2月

延伸阅读

已经失传的宋院本《金陵图》出自谁手？

乾隆题诗的《宋院本金陵图》如今已经无迹可寻，由于相关文献资料缺乏，其作者目前也无从考证。中国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的邱士华先生曾从三种仿写的《金陵图》出发，通过对图像的判断，对《宋院本金陵图》的作者作出大胆推测。

邱士华以存世的各种明末《清明上河图》与宋代张择端的版本相比，认为明末仿本具有放大店铺、街景的描绘倾向。而由

三种传世《金陵图》店铺、街景的处理，邱士华认为更接近明末仿本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气息。

此外，他认为《金陵图》城墙的表现方式也增强了将此图朝明末画作靠近的可能性，“杨大章版本城墙可能改变了《宋院本金陵图》的原设计，而以清代宫廷的城墙画法取而代之。而谢遂版灰色一块块砖墙的版本，反而更可能保留了原图的表现方式。这种砖墙与实际是明末‘苏州片’的

传张择端《清明易简图》中的城墙表现方式十分接近，且该图正好亦为一陆门、一水门的呈现。”

邱士华据此推测，已经消失的《宋院本金陵图》极有可能是具备明代风俗画表现特性的明代创作。在此基础上，他结合三种现存《金陵图》第三段出现的捕鱼场景大胆推测，认为《宋院本金陵图》“并非宋人创作，极可能为15世纪末明代周臣的精彩力作。”

邱士华留意到，周臣有一幅不太受关注的《渔邨图》，生动地表现渔家生活的情态。其中渔民在岸边聚集饮食，双人小舟成组的捕鱼，渔夫的斗笠与装束，渔网以墨染的方式描绘等方面，都与杨大章及冯宁版本《金陵图》十分近似。而《金陵图》第三段捕鱼场景以外，无论是村野、田地、城市、店铺、牲畜、人物，对于周臣都是能够随心所欲掌握的题材。